

# 管住行人闯红灯 还需规则文明

□ 陆文江

近来,各地纷纷对“凑够一拨人就走,与红绿灯无关”的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现象动真格。在北京,交管部门也正式向其宣战,采取先“理”后兵的治理策略:交警将对非机动车、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严格管理,在宣传教育工作持续一段时间后,将依法处罚,行人闯红灯罚款10元。

闯红灯是一大社会顽疾,不独中国有之。从过往治理史来看,教育为主,处罚为辅是普遍做法。而在新一轮治理浪潮中,依法监管的特点更为突出。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,行人违反通行规定,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。行人闯红灯,无论是北京罚10元还是南京罚20元,都于法有据。

不只是法律基础,治理闯红灯不乏社会支持。在新浪网推出的相关调查中,近八成网友赞成对“中国式过马路”进行处罚。在此前的类似调查中,支持者也占大多数。

这样的数据,说明公众的规则意识未泯,对社会文明依然保持一份向往。民心固然可用,但越是面对人们的支持和期待,就越要公正执法、常态治理。闯红灯与从众心理、盲从行为密不可分,一旦实施处罚,就要打破法不责众的藩篱,摆脱“违法成本低、守法成本高”的尴尬,

让大家感受到规则的公平与刚性。更要走出“一阵风”“运动式”等执法误区,让人们感受到规则的持久约束力。法无例外,治不权宜,只有这样,才能避免争相违规的破窗效应,重建人们对规则的信仰与遵行。

在新浪网的调查中,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思考。有两成参与者持反对态度,其理由是“多地交通灯设置不合理,机动车不对行人避让,不闯红灯很难过马路”。这表明,闯红灯固然有国人规则意识不强的原因,也有规则不健全、设备不完善等客观因素。据记者调查,在不少城市,存在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、绿灯时间过短、信号系统落后、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,这往往使行人想守法而不得,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,于是只好闯红灯以求顺利通过。这种“逼人闯红灯”的悖论现象同样不可忽视。

“人生能有多少个几百米,每天都绕几百米,那人生很大一部分时间就荒废了。”日前,南京一位大妈针对交警批评其乱穿马路的“神回复”耐人寻味。治理闯红灯顽疾,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,更是一道社会管理题。如何创造以人为本、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,如何以良性规则引导文明行为,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,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。人人行动起来,人人负起责来,重塑规则文明,才能实现社会有序而高效的运转。

## 治理高考作弊 需要打破“利益链”

□ 熊丙奇

据报道,为防止各类微型电子通讯接收设备被隐藏或伪装携带进入高考考场,2013年,江西省高考将统一考试文具。所有考生一律使用全省统一订购(考生购买、用后归己)的考试专用文具。考试专用文具套餐包括:考试中性黑色水笔2支(另配笔芯2支),填涂2B铅笔和绘图铅笔各1支,量角器、三角板、圆规各一副,橡皮、垫板各1块。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前,考试专用文具禁止带离考场。

虽然江西省教育部门强调这是打击作弊的举措,但网友并不买账,质疑此举有向考生摊派强制购买,有关机构(人员)从中牟利之嫌。考生统一订购文具,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开销——江西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27万,就以每套文具10元计算,就将是270万元,更何况,这些文具很多考生本来就有,为何要因考试而重新购买?

更重要的是,统一购买文具,真能防止作弊吗?分析近年来的作弊案,几乎没有用文具直接作弊的——考生怎么用圆规、铅笔作弊?主管部门可能说,有考生把微型电子设备隐藏在文具中,按照这一思路,考生也完全可以吧电子设备藏在身体的某个部位,或者衣服的纽扣中,是不是应该每个考生都必须像古时考场一样沐浴更衣才进考场呢?

针对考生用先进的电子设备作弊,我国各地的考试部门没有少下功夫,包括在考场用金属探测仪探测,架设屏蔽仪进行干扰,可为何还是没有防止这类作弊呢?

## 女子结扎致死,不能赔钱“摆平”

□ 朱巍

据人民网报道,近日一名湖北通山县女子因结扎手术导致大出血死亡。据其家属描述,事发后该县计生部门与家属签订了“补偿协议”——家属在拿到100万赔偿款后,“自愿放弃责任追究”。但当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表示,这笔钱不是从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中出,协议也非政府签订,而是由当地计生部门下属的计划生育指导站签订,并出这笔钱。

从医疗实践来看,开刀手术确实存在一定风险,但需要追问的是,事故背后是否有“人祸”因素,有的话,除了金钱补偿之外,谁来承担这个责任?

从报道看,当事人在接受结扎手术之前,已将自身无法接受结扎手术的情况向县计生部门作了说明,还有医院诊断证明。该县计生相关部门依然执意要求手术,最后导致悲剧发生。这种行为违反了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第19条,“公民具有知情选择权,实施节育手术的,应保障受术者的安全”的规定。

虽然计划生育既是国策也是法律,但前提是要保障公民人身安全,公民有权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节育手段。通山县计生部门不仅违反了公民知情选择权,而且严重忽视当事人无法进行手术的事实,这是造成严重后果的

一个简单的道理是,操作技术、工具的是人,如果参与检测、监管的人员卷入作弊,那么,仪器也就失灵了。

地方教育考试部门的负责人直接参与作弊,里应外合,这是我国高考作弊的最严重问题,也是最难治理的方面。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,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是,高考直接牵涉到各地的高考成绩,加之有一些人想从中牟利,于是集体作弊时常发生。治理作弊,必须打破高考作弊的利益链条,而不是名为治理作弊,却从中谋求利益。

首先,应大力推进异地组考,而不是由当地教育考试部门组织当地的考试,这可一定程度避免串通作弊的问题。其次,加大对考试作弊的问责力度。对于高考作弊,完全可以适用《刑法》中渎职罪、泄露国家机密罪条款进行问责。

再次,推进高考制度改革,降低作弊的“收益”。一直以来,笔者希望推进三方面改革,来打破高考的利益格局。一是改革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,实行全国重点大学的全国统一招生(不分计划名额)以及地方院校把招生名额划到各地的招生录取制度,这就让高考录取不再是地方利益。二是改变高考成绩在升学录取中的“唯一性”地位,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,在评价、录取学生时,只把高考成绩作为一方面因素,占一定的权重。三是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,实行“严出”的培养、管理模式。如果考上大学,大学实行严格的培养、管理,达不到标准者将被淘汰、无法顺利毕业,那么,作弊者的收益无疑会大为减少。

重要原因,因此该县计生部门涉嫌渎职。

如此,在事故发生后,当地有关部门与受害人家属签订的“补偿协议”,就让人看不懂。

首先,根据该县官方的说法,赔偿款“不从政府财政中拨出”,这种说法似乎站不住脚。因为,即便签署协议的主体是计划生育指导站,该站虽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但仍属于享受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,这类单位的大额支出必须经过政府财政。如果这次的赔偿不从财政中出,那是从哪里来的呢?

其次,如果死亡属医疗事故或意外事件,那么,100万的赔偿数额显得过高,而且赔偿责任主体应该仅是手术实施单位——县计生生育指导站。但县计生部门一位负责人却在与受害人家属签署的“封口”协议上签名,这又是为什么?

如果该事件确实存在强制结扎的违法情况,那该县计生相关部门承担的应该是行政责任,经办人员承担的就是渎职刑事责任,与民事责任不同,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不能仅凭“协议”就可以“摆平”。

政府责任绝不仅仅是金钱补偿,不能用来“摆平”,更不能用钱来“封口”,尤其是这种涉及生命权的事件。希望当地政府及其上级部门正视问题,查清事件真相,依法追究事故责任人,给受害者公正的交代。

## 看来你也该谢罪



□ 天呈文/图

1940年至1945年,侵华日军在山东济南现试验厂厂区内留下一座“万人坑”。中日建交后陆续有日本老兵来中国祭拜当年被

杀戮的受害者。日前“万人坑”遗址将要被开发成商业住宅,开发商觉得纪念碑太碍眼,派人清走了。

## 再见“大片时代”?

□ 张暄

连续的单日票房冠军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如今已经累计落袋3.9亿。相比较十亿大片,票房可能显得还不够“丰厚”。但这类作品带来的改变却不可低估。

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,我记得去年春天灾难般的观影经历,国产片都是烂片儿的印象一直持续到暑期《画皮2》。票房倒是挺高,但无法掩饰它的难看,观众出来后都骂街。更主要的是,那些被包装上商业类型的电影,其实每个都很模糊。

而今年情况好很多,国产片类型明确,质量有提高,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电影整体清新洋气,虽然有点生涩,但是明确的喜剧爱情定位,汤唯和吴秀波的选角合适,以及切合中国市场的“小三”“恋大叔”“赴美生子”令观众接受度很高,票房已经超越了3.9亿并且仍旧在增长中。

中国电影仍是个不成熟的市場,一切以票房成王败寇,但是近期几部国产片的好成绩值得关注,他们的共性是类型都很明确。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是爱情喜剧;《厨子戏子痞子》虽然是个艺术片,但在商业性上做了很多努力,主打荒诞喜剧风格;《毒战》是杜琪峰的警匪片,刷新了题材在内地的尺度。更不要说之前很受欢迎的《泰囧》和《西游降魔篇》,这两部电影的票房轻松过十亿,就连在好莱坞也引发报道。

如果说从前的中国电影也分类型的话,那只有两种:大片儿。每年年尾都是它们的身影,古装、动作、改编历史著名事件,并且轻而易举地让观众看到遗憾。现在这种古装大片已经不复流行,成本较低目标市场明确的类型片逐步兴起。徐峥就曾在采访中说:“路演中不断感受到市场对类型片的饥饿程度。”

国产类型片获得了市场的青睐,从好莱坞电影中突围,是非常可喜的现象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投资小,无需照顾所有观众,目标观众十分明确;另一方面商业类型片娱乐性强,成为观众消费的首选。大片的思维模式终于开始改变,因为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,较少考虑电影的制作成本,但是对内容更为关注。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电影终于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,并且在各个档期将好莱坞电影干掉——当然也不排除中国市场保护的力量。

而且更令人欣慰的是,类型片开始逐渐向好莱坞市场靠拢,进一步细化,比如《泰囧》就是在喜剧大类型中的公路片。再比如曾经的票房奇迹《失恋三十三天》,即将上映的《金太狼的幸福生活》都是喜剧中的笑料包袱类型——不像电影更像广播剧,应该算是中国的独有品种。这为之后的投资提供了可以复制的经验。

这个春天,观众是不是终于可以再说:再见了大片时代。